

山水画框

张羞

诗集

"a landscape painting frame"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 录 *CONTENTS*

1~169

旧年眺望
Look Into the Past Year

煮会儿鹤
应景的猪火
在河边
自动恢复
我（有什么使用价值？我到处
吐桔子的籽，在屋子里游荡时而
静坐在阳台或干脆去水缸
躺着诸如此类一个人衰老不可避免。）
一个人忘记言语
格式与忧虑
太初等等杂碎
意识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点
佛陀也投了反对票
从对岸望去
他已严重丧尸化
缺乏热忱

1986 年，鸟叫。
In 1986, tweedle.

它们是同一只鸟的
依据没有找到
它们是不是
同一只鸟，这挺费劲，我在想
它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同一只鸟而仅在
一首诗中要是可以
我希望
但时空不同
我就真的认识？
此刻，一个天还没
亮开的清晨，我一个人。

这奇怪也完美
它无需谓词
而鸟在叫
不置可否假设它就是同一只
鸟在叫的想法
也奇怪。这次只是奇怪

这天早晨 *This Morning*

一个星期四，醒来，天黑着，6:06 分，
吉米上学的一天，2025 年第二天，东八区，
有霜。洗漱完快速下楼，清理车窗玻璃，
站在冷空气中吸根烟，他们出来了，启动出发。
天黑着，路灯关了，路上没什么车辆，拐上
高速，播客在讲卡车炸弹新闻，新奥尔良
川普大厦，特斯拉，也许在当地同步发生的
另一起恐袭中有不少人伤亡，那边还在新年，
听不清，车开着暖气，挡风玻璃上的霜
已完全融化，他们在后座继续睡会儿，一路
向市区开去，下高速，左转弯，7:03，到校，
拜拜，送茱迪去附近地铁，拜拜，原路返回，

上高速，天在亮开，有四辆车停在应急车道，
闪着等，轮胎，以及一些碎片散落，快速经过，
下高速，找地方灌汽油，在社区的学校门口
堵了会儿，回到家中，吃会儿早饭，顺便
听一听新闻进展，上楼来阳台上，坐着，
8:23 分，会是阳光很好的一天这一天然后呢？

南方

South

冬天真冷
河对岸
那个只有我能
驾驶它的
灰鸟
还没离开
利用我
藏起的外套
烧毁频率

部分原因

Part of A Reason

不可接触的
是他们的先天属性
贱民只以类别的
形式存在
这幻觉
映射到空间中
成为语言
宿命论
极大改观
我们的
电影制作

小广场
On A Little Piazza

你是教堂
尖塔上
插着一根避雷针。
你不是一根避雷针
在一个尖塔上。
这定义你。
一根铁棒需要
插在尖塔上，
你才忽然感到你的
过钝态。
后来，得到你后，
你就完全可以想得到
一个人单脚尖立在
那根避雷针上
伸开手臂，
这种危险杂技场面。

沿河踱步 *Strolling By River*

那个钓鱼的人不在。

他坐到那个红色小板凳上，等那个人回来。

至少在他离开时，那个人没返回。

最近总在出现类似的情况。

那个人（他有一条红色的板凳）应该也住附近。

需要评论的东西实在已经不多了。

傍晚，或已经在黄昏？

键盘 *Keyboard*

一个雨
落进那边树林。

从这边看去，一片树林
在那边。

一片树林（接近，但还远远不够）。

就好像一个雨
（也许碰到了某片树叶）
掉进树林。

候雁北乡，功不唐捐，粗糙

的必然。

但这不是思想（约等于停顿）的重点。

因为从这边看去，这一片
在那边的树林真的稳定。

惊闻美利坚收复失地加拿大格陵兰岛

Strolling By River

有时，
被下午的光线射得发昏，我把两根脚
搁在书桌上。猫
在窗台上不知道在来来回回
逛些什么。
那是它的地盘。
有时，世界
是这样的（：光线，猫，晃动）。
算不上完美。
也许上帝只创造了时间，
他有总开关不是吗？
又或者还没造完。总之，你觉得呢？

一月十一日长河垂钓归作
After Angling by the Chang River, 11th Jan.

两只袜子。两只
袜子的对象与理由，以及这天的
道德像云。
那里累积起大量树叶，
使一个动作变得更熟悉，客气。
这样的下午需要一些上升。而最近
总在忘记一首诗的音律，
如果它在——也许是一种顿挫
造成的停顿像它们
总在发生时那样，
那么一切都是好事，并且找到了
一条河水流淌的理由——深入，
朝远处，朝一种巨大和空，如来。

巨漫长

Extremely Long

要不，嗑一会
瓜子壳？

野猪

Boar

又是一个懒得描述的下午

歌声又在唱些什么？

忘了我们曾经是歌声的产物

也寥寥想起她们肩上还披挂着新鲜的海带

钉子

Nail

默写。一根钉子丢在地上是。

弯，普通的一个钉子是。

不是水泥钉没有螺纹的一根也许
用来钉木箱子的长钉它是。

现在，它是弯的。

要自动恢复那种直线度也许需要一百年
一千年一千万年的持续变化？

据说真正得道的人，

可以用意念让一个汤勺变弯是不是？

这种人通常深居简出，碰到了
也不一定认识。

下午，他摊开手掌

亮给我看他的钉子。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阁
Pavilion

很好温暖的阳光，
好得仿佛可以让一个坏人融化，忘了去作恶。
天气本身并无目的。
一个黄蜂，少量光线
射着它。
不。是它来到这明亮中获取光照。
在一个昆虫的精密外形下
（包括它的乱伦现象）
一种黑暗而超世的原理
远离所有概念与实际麻烦，
无法用感觉过滤。

这个房间缺少斜面。

窗帘是去年的。

一盏吊灯也许是并联结构。

这些，以及只是它们。

可谁又是我们？

我们不在房间里。尽管

杂志上的字数表明

它们已如实发生，

不会减少，又或者它们

需要进一步返修。这太古怪了。

但有时我们就是以这种手段

被迫度过营业时间，

要记住！但首先是不

忘记如何才可以忘记它们。

事实上，最近的每一次想法

在开始时就不同。

战争 / 剧情 / 动作
War / Feature / Action

这仗有点年头了
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最近才掐断
天然气值钱，乌克兰每年能赚
十几亿美元的过路费
这些资金良性循环到战场上
制造更多英雄（有机肥料）

旅途

Trip

旅途中我睡着了
下午晚些时候
在一个郊外停车场
(我是怎么知道的。)
仿佛像是在等
一个人
一场雨水

保加利亚

Bulgaria

一块空白的极限，谁。
一块纯粹空白是因为什么它空？

白色而不是单纯蓝色那是晴空的颜色
海面，平静没有风浪，一种蓝色
因为过度饱和，仿佛空着。
一个人一年剪一次头发是因为他的被动技能
快要溢出，像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动能耗尽。
也不是，但最好从来没有过。
那是因为一个白色海面的涌动导致他
习惯性昏厥，稍后，被离心力甩出
又被谁单手接住。如此这般重复
至今，像一块空白趋近极限时信息全失。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空白，或它只是
一种综合反馈？是否有过这样一个海面
是白色的，蝠鲼还没形成，一种除其它以外
只是自身的东西，因完整而成为
一种极限，从这里远远看去，庙也是。

回浙江

Back to Zhejiang Province

列车穿过淮北丘陵进入江淮平原
沿途田野和村庄总体色彩偏灰
缓和的冬日，时速 300 公里
我在听巴尔的摩 FM1090，乌鸦队
是当地球队，
对阵水牛城比尔：
25-27。
吃两片饼干。
一个小时后我会在南京换乘。
它应该还在那儿，
在始终在原地。
也就是说，这让我想起月亮，那种
同一种的始终在。

信息工程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九九七年，一个出远门的日子，我去城市上大学。读信息工程。两年后，开始学习写作，琢磨如何处理信息。一切都是信息。但什么是信息？根据香农的定义，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我真的喜欢这个定义。但通常不会去使用它。

小年

Off Year

竹林在小年不出笋是为了修复土壤。

一种二进制植物，

它无需分裂的整体性蔓延

但不是真正的移动

说明在一开始，它，或它们

已接受自身命运的划分。

那么虎呢？

虎常年在竹林出没，

其原因至今未被找到。

找到了，（这也许是一个伦理问题）

我应该会喜欢的。

用单根手指敲会儿字

Typing With A Single Finger

有时，在外面跑了一天
缓缓回到家中
上床躺下
缓缓
如此的一天
如来
所遇所见皆愁烦

荔枝罐头

Lichi Can

不用说符号和记忆，它是。可以是。

不要认为一个符号通向某种记忆便有了
意义，尽管事实就是。

事实无须夹叙夹议，它事实，可以。

事实是，喝完罐头，我也没搞清

我外婆那模糊的样子。

它远、还在那里、只是、忽暗忽明的外婆。

烧火

Light A Match

一根柴火烧完了化为碳和灰烬
它烧完了且只能烧一次的一根柴火
这是一次彻底燃烧，它完全成功
在它还不是一根柴火以前它是一根竹子的一
部分，还不是它，它没有。还在行使
一种任务。一根还不是，还是远远
没有的一根柴火，没有获得边界
它的火也好。不会太过激烈
绚烂，但也是足够温暖的释放

有雨

It's Raining

有时下雨是在一个早晨
比小雨小些的雨但可以听见落水管的滴水声
这个房子的年头和这滴水声一样长
一九八六年（这会儿才想起那年也是虎年）
那在更早以前呢？仿佛没有记忆
窗外原先有一株大香樟树，现在是一小片竹林
雨是这样的。落在地上成为水；
还因为二、_____。（自己想！）

牛
Bull

农贸市场，
已不在那儿的一头牛，
被物理解体或其它有限迷踪。
其次，牛（想想
放弃分类的佛陀，反之他才是。）
作为它的初始条件。

新年语

New Year's Message

现在的麻雀肥了，
不再是害鸟。
而过去的那些（尤其在清明时节，
那些败类一个个停在打湿的树杈上，
鸟头低垂，仿佛韬晦。）没能及时来到现在，
来的可能是另外的一批。

解
Untie

一头鸟雀飞在空气中，围绕自身打结。在一个雨天，
等待的客人迟迟没有出现。

持续阴雨
On Continuous Rainy Days

从走廊上看过去，
在那里的这个山顶。
慢慢想，
也不算熟悉。
一个一直在那里的
一个山顶，在阴雨中
它安静。
在别的日子（我不在），
大概也没什么不同。
只是伸向天空
附近，除了天空
别无它物。

药 *Drug*

镇上有药
可暂时缓解病痛
不治病根
药很贵
因此药有何用？
意思总归是不大的
不认为有病
便无须药

她们还说，不如
去独秀山拜佛烧香；其次，
等死，也是不要紧的。

初七转晴

Day Seven, It's Cleared Up.

晴天空，以及
这山顶的安静又有不同。
这安静在光线下更高，硬，
杂乱，必然，
以及普遍。
以及从走廊看去，
我们仿佛对峙。
但又不至于上升到
火并的程度（考虑到
已是在这种年间，以及
实际临摹一种安静
的难度，现在）。

嵊州站

Shengzhou Railway Station

早到了一会。睡着了。
推着一个黄箱子，突然出现的
一个人谁是他？
不是我。
不像，完全陌生，我
没有一点是他，
我一直稳固，均匀，
每个人都有一个。14:35，
现在，更多的箱子，乌泱
乌泱我群，杭州站换乘。

签到

Sign In

画面，回到一间陋室就像返回伊甸园光线
下在这个早晨重新熟悉它的河流分布，
我（主语，关键帧）坐在窗前，烧起袅绕香火
对过去的日子进行自动恢复，需要
勘误的东西并不多，围绕床——那是
躺下的地方，精密，正确，圣神抑或其它，
是原点与终点，基本没什么可展开的，
剩下吊灯和几个挂钩甚至都是多余，
一点呼吸，平缓，独立，无需面向对象。

玄关

Entryway

雨在下。要是以这一完美的句式
开始我们没去想过的这一年，
那么这种翻滚始终单调。

我们从没想过它们
有什么不同。它们在我们中间
休息的一天，有些人
去了风大的河边。风，
真的很大。因此我们在那里？

二月九日与艾林聚晚地铁归途作

*Writing On the way back, away from get-
together, by subway, 9th Feb.*

丢帽子的季节过去了

丢失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回来

我把它放在肩上

它马上从后背弹出那副绚烂的翅膀

在阳光下炫耀起来

而我，跟走在街上的人

一样还在，没有丢失

换个地方睡觉：二月十一日搬至汤湖
Rest in different place: Moving to Tang Lake.

是啊。搬些锅碗、茶、一把牙刷、几件
衣裳，还有一些什么。

在一个阴天来到
一个湖边上，一张高海拔大床。

朝南飘窗用来翻阅蓝色福音。

一个人想过了，他熟悉

并且也许适合这种

反复大跃进式的经典日子，仿佛波浪

推动而不可脱先的一个

浪花？并且这

是否足够？他试了试，

从阳台开始眺望，想象一个人

（背后黑乎乎的）站在湖边，

但毕竟不可以知道他是谁。

电池

Batteries

它先在那里，为了一种沉默，产生一个空隙，它不知道。必须提前达到的物。只要足够向下，它会赢，或严重脱水，尽管指令总在迟到但已与结果无关。它已经在那里（不可置疑）。我们有时发现我们（不像我们的一群人）正经过那里，但是哪里？在一个中午，一种需求中我们最后发现那种沉默在那里。同理，在阳台上有阴天需要的一切早已在那里。

房间

Room

房间通往阳台，现在，以及谁。一个
安静的房间，光线从外面照射进来。
光是一种肯定。不可否认一个明亮而简洁
只有内部的房间里这种静，无声。
它不是什么。它在，或一个通往阳台的
房间它只是。光，或也许是一种安静，
或远远超过沉默的一种东西在房间，
并没往阳台泄漏。尽管，外面已经很吵。
但房间只是单独竖着。云也是。但光（从外面
穿过阳台，射进来。）起到交流的作用，
导致另一种吵闹，谁？在一个房间
——它始终通向那个阳台，它静，
无声而又巨大，不可随便听见，如果
一根手指在房间里游动仿佛在吸收什么。
它没有通往阳台。是光，通过阳台
射进房间，抑制这一种静，无声抑或喧闹。

故事 *Story*

几个人在搬砖头。
从砖堆捡起一些，丢进拖车，运走。
它们砖头。是一些结构
单调的无机物因此像
那种不动的菩萨它们本身
并无任何动作，在运输中获得的
机械惯性，无论它们
各自最终到达哪里（首先，离开这个废料场。）
紧紧与自身在一起，永久性
沉睡，无须过去
与未来以及虚头巴脑现在：
光线正在扫过的地方。在故事中，
它们一直是绝对成熟的那部分。

白色湖鸥

The White Lake Gulls

单独的一大群湖鸟，
在这天连接它们
所需的一个共同目标，
什么是观察？就因为它们
也在观察什么？
增加了什么？所以它们
忘记它们一直在保护的那种颜色
为了比湖面更具侵略性？而在
早些时候，一条河静止不动，
像湖。现在，它们飞升，
比我高，才可以看见。

咖啡 *Coffee*

冲一勺咖啡水，早上阴天，纯度。
这是一个大阴天，湖在窗外。
一个阴天，在殖民地。而不是旧社会，
这会儿已经是春季。这会儿，一件东西
掉在地上，有人听见了，立即
追过去并看见。这声音的消失速度
比她还要快。附近，并没有余音。
这个早上，一种阴天天气中，她想起。
窗外，有人走在湖上。好。
有那么极短的一小会，时空突然在抖动。
不像是错觉。天，阴着，一根手指。

热点追踪

Hotspot Tracing

1、神经网络：

20 几年前

大学选修，我有一门

选的是神经网络，

另一门当然是

幽默大师。

感觉这两个学科

在当时社会

多少有点匮乏。

现在，我问一个人工模型：你

（其实就是一个
物理算法）回答问题
的至高准则
是啥？
它输出说，遵循
当地的法律。

2、川普的品格：
它要复杂些。
一般来说，人们
希望选一个
比自己聪明的
来为他们
服务。这样
省事些。
问题是（平均下来）
不够聪明的
大多数
怎么可能，亲自

选出一个聪明人呢，而只能
大概率得到
一个笨的结果。
除非，（得到神
指示）发生
偶然事件。

即景，即插即用
Now: plug and play

外面雨在下
在外面
默认记录
脑汁水外面更空
有时在一根排粪管外面
就近来来去去因为
脑壳朝下
与湖面相反
发抖的雨壳预示谁会在那里
黑乎乎反而不是什么

糕点

Dessert, for Ted Berrigan

1983 年，46，比你小 3 岁，我。

我在译你的诗，用汉语，在一个阳台上
，湖边（他们带回家一提纸巾，吉米
和茱迪，我去开门，现在。）在你消失的
42 年后，在吃一个麻将糕点：八萬：
你手头有过这么些现钱吗。

我的任务主要是
在译完一个诗后顺便
写点注释，隔空
聊上几句。这相当不错：我通常不使用空格，
以及分段在诗里，尽管现在的诗
不是用来

读，是看。我们当然懂
这个秘密，写诗就是休息，不是吗？现在，
按照这边的风俗，我需要把它
打印在纸上，烧成灰烬。你会收到的。

愿你在天上，

万寿无疆！

通感
Synaesthesia

喝太平猴魁
常常会想起山阴张候
他是谁？那天
为什么下雪？而我
又是在等什么？
如果我在等。

While drinking Taiping Kowkui,
I often think of Shan Yin Zhang Hou.
Who was this gay? Why was
It falling snow that day, and for
What am I waiting
Here? if I'm waiting.

错觉

Hallucination

西边有没有事。

派去的斥候赶回来禀报：那边天黑了。

“只是天黑，没别的事？”

我把一根手指点在

桌子边缘，

问。

“没有，到的时候天就黑了。”

想了一想，他说。“要是没别的事，

我要回家吃饭了。”

“行吧行吧，”我摆摆手，让他退下，

心里却不耐烦极了。

税收

Revenue

人类没有发明土地，呼吸，乳房，
强奸（动物性遗传），但她们
发明了税，以及它的
偏正结构用法，这足以
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龙，瘫痪在田里；
急行的尼群在山水间追踪惊恐的燕子。

停车场

A Parking Lot

现在，我能想到的最远的
狒狒是在非洲（它模糊），一片荒野
高地上（清晰些），
那里有一块凸出的石头（很普通），
它就蹲坐在那儿，一个清晨，
毛发上结出可舔食的露水，太阳
正从等了一夜的海平面升起，附近所有
天地精华被它吸得精光。过完瘾后，
微饿，下地找点吃的东西。

法律与鸟

Law and Birds

下午，没有鸟从傍晚的天空飞过。
它首先飞得低，我从阳台看去，以为
要下雨。1986年，翠鸟是一种常见、
只能看见它绚烂背影的鸟，我在
昏暗的屋子里看完
整部《水浒传》，提上桶，
走去井边打水——它就停在那里。因为，
它就是想给一个孩子制造那种超世
粗糙，一直到现在我还晕着。

二月初二龙抬头有感作 *The Longtaitou Festival*

我觉得
泽连斯基挺好的
1978 年，只比
我大一岁
比那个 K.T.F（彻底的高尔夫球手）
也就大 6 岁，都那么忙。
而我还在浑浑噩
噩边嗑
瓜子
壳
边写诗（自我剥削），
这会儿。

春望

Looking around in Spring

那么大的风
也没吹开
这阴天，仿佛又是 _____
(忽略不计)(颗粒无收)
(刻舟求剑)(买珠还椟)
任选其一
的一年。

陈真
The Fist

你一个人枯坐在客厅说不出有什么心情
你以前也这样一个阴天坐在客厅犯困
你说给自己表演一个怎么样，你可以的
你没有。你说还是下次吧，下次，下次一定

浪费
Waste

一个人路过一朵花。
这是一朵花，
她说（在心里，或在空气中都行）。
她为什么这样说。以及
问题是，她为什么要说呢？
（难道她是外星人？）
她停在那儿想了
好久，后来还是把花盆搬走了。
因为诗是浪费语言。

微波炉 *A Microwave Stove*

这已经是第三次写
一部微波炉，
是格兰仕牌的。
比狒狒、美国多两次，
但明显要少于鸟（就因为
它是三维物种以及那古怪的
字形结构？）以及蝠鲼
与必然的恐惧。
其次，也不知道啥时候
可以写到“中午，
一片明亮的海”。

致童年的我
For My Childhood

这个停车场
停着至少一千辆

以上汽车，以及我在你童年时从没想过现在我会
以及必然会在回忆起他自己时感觉我们已远远的不在那里
但他仍在某个阳台上旁鹜般嗑着瓜子壳在傍晚光线下，所以不要去学会伤感。

厨房

Kitchen

上午比去年正常。
还来不及精简。
废料尽量丢到花盆里，以便
获得彼此照应：
事实上它们已经深入那里，
形成一次自上而下的
政变，更隐秘，
也更成熟。
云移开后，
他想起去河边散步。

有鸟

Where There Is A Bird

又是傍晚（黄昏恐惧是另外一回事，
通常来自祖先的基因遗传。）
附近，林中有鸟开叫，唧唧喳喳的，好听。
我在阳台啃
一根鸡翅，在湖北。

无人机 *Drones*

躺在客厅沙发上看云，
三月。
一个苍蝇大小的黑块在云处移动它不像鸟。
我意识到那可能是一个
无人机玩具，在过去旧社会，它是风筝。
我马上意识到时代已经没救了。
(对于我来说)
不过这不重要。

一条乌漆嘛黑的走廊
A Corridor of Darkness

雨在下。雨在下说明一种声音还在持续的一种声音在持续推动下雨这个动作是不够的，作为一种召唤，一种听见，她想。她怀疑菩萨永远被大众欺骗是可能的但比下雨来得少一些。有些东西要少一些。有些不多不少。她有时听见它们多一些。但都比她要多，充分。她有时觉得她够多了实在太过充分，她看见太多东西，比如下雨。她有时穿鞋子看雨，认为她有时比如下雨时她就是这样。要是下雪呢？下雪不同，下雪与虎。但春天她只会想一想下雨。她不想在春天她实在太多太过充分。

晚餐诗

Supper Poem

现在，17:25（58）分。预计
七点准晚餐，等我捣鼓完
这个诗（或天下大乱），就准备
去削土豆。

这可能得绕上一大圈：

从这儿阳台到天空，到一个
浪花坠落、蝠鲼，阿富汗
什么的，顺便总是会想起乌漆嘛黑童年、
佛陀，以及每次总能及时返回像一个玩笑，
不是吗不是！

写诗并不可笑。（完）

雨中闪烁

Flickering In the Rain

有一部车停在雨中闪着灯光。

一会儿前，我想起“在绝望中
舞蹈。”

这是谁的短语？

他绝望，而且还会跳舞。

这两样我都不会。

俳句
A Haiku

一切关乎品味。诗，
 什么时候轮到了一个搞脱口秀的
来调侃？

派拉砵头
Parapheito

隔着三十年嗅到
无知耗尽运气
一件小巧
一件相当腐烂
裤管结起露珠
但谁是一个人当当响
光脚弹跳
目击被电倒
夜晚最先熄灭
推动风
山水密封记号
山水间山山水水

在朋友家，给林东林
In Donglin's Room

我喜欢不用脱鞋躺在客厅，16:37，两根
脚搁在槐老喜欢的这把靠椅护手上，现在，
这屋子是我的。你出门开会（告诉
她，铁鲢女的脖子比她的还要
细她还记得？）。这是第五次，我单独
在这里翻翻书，休息，没有人替我
倒茶水。光线也不错，那只夜鹭
呢，有幸整墙书架上有我一格，以后
它还得加宽。这不算承诺。神说，发誓
也是罪。他到处说这些。关于这天《about

today 》，我在听这个，顺便想想贝克特的发型，考虑到我们稍前莫名其妙谈起他，余劲有些大，这屋子真的静，我想。这会是完美的半天，等写完这个诗（约等于休息），我早点回家，我现在有点想念在家赶作业的张临，看看他长高了点没有。

芦苇
Reed

她走得快
像是去
追一件什么东西
她是否返回？
（这需要他作为一个观察者
长时间蹲守在那里。）即便
排除这两种（其实只是一种）可能，
鸟的落地已经发生，
总会有一些
什么东西在返回。
空气中。

重写

Rewrite

这是一块玻璃（句号，还是逗号？）
，不是除此以外其它：一个傍晚，或虎
（句号）。重写意味着对一个以前的动作
反复临摹而它实际反复了吗？

并不存在重写。

一块玻璃，要写的是它的动作。

它少。它是一块玻璃，一点
极微弱的波，也不是知识，它只是
还没写完。

傍晚，一些光线穿过它。

它们分别是：傍晚，光线（它只能是一
点动作），以及一块玻璃。（完）

当代

The Contemporary Era

根据留在墙上的污迹，
这里挂过一个框。依常理，
框里应该有一幅画。
画了什么？
以我的趣味，希望它是
一头蝠鲼。或“四海
之内皆兄弟”之类的书法，都行。
这是一个租来的客厅。朝向，干燥度，
灵气，都不错。没有水缸，
我有时就会在沙发上躺两小时。
说了这么多，好像都没说的必要。
是为了写诗（休息，浪费语言，
或满足一种供求关系）才缓缓想起。

朽木

Deadwood

一根烂木头，晒晒干，刮上一些
油漆，加点琥珀膏药什么的隔绝空气
氧化，一万年烂不透，成为一根不
朽朽木，在光线下闪闪传世反光
自古以来阿弥陀佛圣贤。

晚餐前短暂悠闲时光，湖水闪耀。

*A Brief Leisure Time Before Dinner, With the
Lake Water Glittering.*

吃片饼干，在阳台坐着，滞后的春天，
完美，几乎可以概括寥寥一生。

晚餐前短暂悠闲时光，二

The B.F.T II

湖水闪烁。

吃一两片饼干，在阳台坐着也饮水，星期五。

这些纯粹只是背景。而虎

在山中，

恍兮惚兮，惚兮恍兮。

三月二十三日长河垂钓空归作

After Angling by the Chang River, 23rd Mar.

逝春移南瘴

渡遇卢升垂

挂鲫赠无别

炮仗送不归

这年春季快要过去了，我移官到南方瘴气潮湿之地。渡河时看见在远处垂钓的卢照邻，考虑到拖欠他的银子一直没还，便让随同潜水过去，在钩子上挂条鲫鱼表示歉意，告别什么的就免了。没想到还没远去，便听到身后响起沉闷而独立的炮仗声，那是他知道我一去不返，在送行我啊，唉，人生无非一场空无，不禁眼泪水掉下来。

散步
Ramble

花折断树枝
风搞搞乱
壳扑倒
鸟劈来冲去
附近吉兆薄弱
脚底板一阵发凉
走过哪里才是
哪里才不是哪里
不是沉没

山水画框

A Landscape Drawing Frame

要感谢木匠有一把
锋利的刨刀，
一顿漫长的午餐，
一次休息，感谢因此获得
领悟的喜悦，
夏天来了。

衬衫

A Shirt

它是第几次
被晾在衣架上，因为风、
地势，以及一个人
总在叹气的缘故？
她为什么总是在叹气，在傍晚，
有时数起手指，数一数一块布纹上
的格子？
除非都不是。

玻璃烟缸

An Ashtray

边缘，
杰出的凹槽，更杰出的透明度
都要光线，在一张餐桌上，
尤其你。
是你需要它们，并且
不包括其中。

昨天

Yesterday, for A Young Poet

准备好了吗，天才？
一吨干燥炸药，
以及十里路长的导火线！
注意躲得远远的，
机灵点。

五月二十二日雨

It's Rainy, 22nd May

雨在下。

雨在此时是什么

这雨大（但主要是相似而不是关怀）

以前有人走了三十里才走到

雨的外面

也有的走得慢而粗糙

走到那里时

已是九月（那是在以前）。所以

云的情况

The Situation of Clouds

这是（这，是：即一种返回）

这天的云：

它缓慢，

薄，

絮状，

在这一天。大致上，

也只能是，就是这样。

因为这天的云，

怎么说呢，

它是云，

它出现在这天并不是因为，

或为了，

我，

或其它

诸如什么修仙，

政变，

游泳，升空一根

霄响火箭此类云云。

见佛如面

Seeing the Buddha Figurine is like seeing you

我在汉南的书柜有一尊弥勒佛像。

现在，我有时回到汉南家中会想起有一年蓝石特地跑来一趟送我的这尊小佛像。

佛的本意是大彻大悟。

大彻悟后，佛便懒得说话了。

雪碧

Spirit

中午吃的是粥。

午睡看了一会书。

撒旦与天使的战争之类。

现在下午来阳台饮水。

此时乌云已经霸占大部分低空。

慢慢看。

它们不像是白云变幻的结果。

形成时，它们就是乌云。

这些云从别处移来。

云的移动。

乌云，它们是。

我是乌云（以及高地狒狒，蝠鲼和鸬鹚，
有很多。）

云的移动。

此时移动的这片乌云。

此时此些。

乌云是这样的。

跋。

一大片乌云的云。

客厅

Parlor

第一章

有一只杯子是现成的。

有一只杯子只有一个大小。

一只好的枕头很重要。

现在是 9:52，一个上午，有一只

杯子摆在桌上，是现成的。

这是一只手。

那儿，在一块石头那儿坐着一头狒狒。

这件事很重要。
并且它有可能是现成的，
可以现场提取。
横梁。
甜蜜的家。

第二章

家。
甜蜜的客厅。
一只杯子。
一只好看的奶头。
不久前，墙上还只有一个画框。
长在一面墙对面的墙上。
有一句话那么长。
夏天。
有时翻滚。
在客厅里制造出一批海浪。

地毯上爬着小鱼小虾。

保持厨房的洁净

很有必要。

第三章

有一个大小，或有一个句子那么长，比如夏天那样漫长的另一件什么东西原先是挂在墙上的，也许是一个山水画框，在客厅里引入另一种空间的想象，那流淌的溪水。

谁会不喜欢沙发呢。

满满一客厅照亮客厅的光线，均匀与明暗，比一句话还长的一根光，光与光永远雷同。

另一根光线毛糙。

事实是，光不可随意添加想象，不宜谈论。

家，

甜蜜的客厅。

第四章

临摹一个插座。

她喜欢茶几上那块空调遥控板的阴影。

如何抬起一个阴影。

看不见的电。

涉及到客厅风水的那部分她不懂。

晚餐，早餐，午餐通常随便打发即可。

有时（夏天）反趴在地板上。

从一只杯子的杯沿看过去。

不。不是的，真的，那里只是一道落地门窗。

一只狒狒的游荡。

象棋棋盘在玻璃茶几上。

第五章

壁虎。

杂食性狒狒不吃壁虎。

首先是吃。
其次，吃完了，
很快又会饿。
但壁虎不是现成的。
一只壁虎幽暗的日子。
端着一只烟缸。
在客厅踱步。

第六章

有一句话那么长。
此处，客厅。
一个就在此处现成的杯子。
填满。
阴影里没有别的东西。
一只去年的杯子。
另一间客厅。
是否有另一片阴影也很长很长拖着长长的影子。

干净明亮的客厅。
有时午餐也很重要。
可以拧开。

第七章

饮水。
河边雾气中的虎，一条不远的河在那里。
客厅里有一块落地窗帘是必要的。
夏天还很长。
一顶长长的帽子。
这里没有人。
第七章。

第八章

一座直角沙发。

符合抬头的标准。

在一个缺少斜面的客厅，抽屉里有独立空间。

它是一种什么动物或虫子，独？

它走到那里或只是看过去。

拿着一根探条。

走来走去有什么不同？

像动物那样呼吸。

花与叶子。

一盆滴水观音不在墙角落，阳台，到处不在，下垂的
绿色。

想象一个精通汉语的福克纳的上午。

漫长的休息让人疲倦。

漫长的呕吐。

回味。

想象海。

稍后，让一座庙离地，

必须缓缓升起。

第九章

两把凳子是现成的，还不够简洁。

简洁而伤感。

伤感

而无用。

淡而无味吐着一个句子那么长的泡泡，因为始终沉在湖底。

附近，有一个湖现成在那里，那些水面上的闪烁在那里，因为有些很长，长长的清淡的东西已经不在，它们不会经过那里。

一只猫归狒狒管。

这是其中一把椅子，挂着一根裤带。

不可否定椅子上挂着一根裤带这类情况总会在一个客厅出现，有时，一个上午足够明亮。

一把椅子的靠背略微倾斜。

通常情况下，一把比一把简洁。

句子比词语更紧。

一把比一把更坚固。

第十章

玻璃灰尘。

可以认为那些是污秽，地形图，可以是可以，但不要太过客气。

可以愉快。

腿脚适当抽筋。

一面墙。

四面都是立着的墙。

在一面墙对面的墙的对面彼此立着。

一种似狒狒而大的动物。

这些都是现成的可提取物。

现在，这些仍旧

是灰尘。

第十一章

在客厅游荡，

象棋。

另一种场所与规定。

一个更大的集合，更零碎。

很少会去注意到一块黑板的用途，很少的规定与联系，这可能是一种双向开关，在虚空和导通中反复切换，甜蜜的家。

一只石榴。

午餐牛排是现成的。

疾行的尼群。

需要一块抹布的客厅。

瓜 *Melon*

我们等不及它熟把它摘了。
我们用铁砂掌把它劈开。
我们把劈开的烂瓜丢进水潭听听响声也不错。
我们走了，
走过一座木桥，最后总得各回各家。
太多年后我们在街上碰见已经完全不熟。
我们等了太多年终于长成了两个凄苦黑痴。
史无前例停在那儿吸了一会对方的烟雾。
我们山水间山山水水。

约翰

John

一只袜子。

一只鞋子的一根鞋带。

约翰。

道路正确曲折有序。

说出一种证明。

一根鞋带即证明。

袜子不是。

用一个勺子从河里舀起水，人的正确用法。

一部诺基亚手机。

去铺平道路，约翰。

一个按钮。

一个按钮的来回使用。

去铺路，约翰。

树上的约翰。

三个河边的铺路者。

这会儿是夏天，四季的形成即证明。

一盒纸巾符合细腻柔韧的需求。

这个按钮。

这是一个按钮的隐秘用途。

一个决定。

符合需求即一种证明。

取消一种需求，按下按钮，爬上一个树冠，约翰。

再见。

再会，约翰。

去铺路。

表演一出喜剧。

他留下信息，一张纸条。

同上。

他，约翰。

如何重复演示一种信息，道路正确曲折漫长，在四季
轮换中又一年夏天返回。

下次见。

吹着泡泡下次见。

你怎么知道？

这是一个按钮，约翰，先生？

供需关系即最好的证明。

一对袜子现在。

现在。

在什么时候现在。

微微隆起的一个证明。

潜入水底，看见一个微微隆起的突出上挂着一只蓝色的
的潜水员脚蹼，约翰，去铺平那些道路，夏天来了，一只
袜子一直是。

袜子的净利润。

道路正确曲折远远通向一座庙。

从河里走上来，约翰，握着一个按钮，肩上披着她们
的海带，这是否足够。

这是证明的演示。

再会，去哪儿？再会。

下次见。

游泳的约翰，不停划水，不停行走，去铺平道路，腰上别着一只备用鞋子。

但是。

但是。

但是这是一个按钮。

一次轻轻的触碰。

说出证明，请。

你一定愉快，震撼，并感到正确，当他从河水里冒出来，肩上披着她们的海带。

请吧，约翰。

再会，约翰，下次见。

演示结束。

没有结束。

这不是结束结局开端或终结，一个按钮。

一部蓝色诺基亚。

一对丢在玄关鞋柜上的袜套。

一切都在现在。
现在即证明。
一个谓词。
如何证明一个谓词正确曲折漫长必然。
如何拿起在手上。
星期一。
夏天，一个星期一的夏天。
万事有其意义。
再会再会。
约翰，万物有其神秘。
一种浅浅的静立着，在那儿。
夏天。
溺水的游泳者。
一只鞋子落在岸边，也是静静的。
铺路去，约翰。
决定没有错。
一个决定错得非常正确，以及非常。
光射在阳台的一块石头上。
用它去铺路，约翰。

不要犹豫。

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现在。

永远不会太晚，她们迟到了，一个一个都没抵达。

永远在现在。

再会，下回见。

微量的吸收。

再会。

有时是两片海苔。

什么时候做决定都正确。

一根鸡肋般的决定，一只一对袜子中的一只，不要迟到。

丢在地上，也不觉得可惜。

夏天是这样的，在阳台上远眺。

啃一只鸡肋。

在湖北。

在湖的北方。

沉在湖底缓缓吐着泡泡，约翰。

鞋带呢。

扛在肩上的框画呢。

不在你经过的所有地方因而现在。

吐着泡泡，约翰。

夏天，禁止往一只烟缸里丢鸡骨。

比其它季节拥有更丰富事物的夏天。

约翰，去铺路。

每一条正确曲折漫长的道路通向尽头的寺庙。

那个嫌犯已经被抓住了，他不承认道路正确，他没穿鞋子，袜子，他的马匹正在散架，现在。

一只袜子什么。

现在，一个决定在现在。

再会，约翰。

下次见。

夏天即它的证明。

微微翘起。

道路如何证明正确曲折如何证明正确漫长。

漫长为何必然。

大海
The Sea, for Jimmy

对于那会儿的你，
眼前的这片水无非一种大海。
而对我来说，它过于大。
面对大海的那种大，我们
应该一样。

宋体

Standard Typeface of Chinese

八月

天蒙蒙亮，到河边时，可以看见河面上暗淡雾气，水很稳。河上有鱼在炸水。

他稍作准备，就下竿了。

垂直

他看着楼下那个翻垃圾桶的人。从阳台的栏杆栅栏往

下俯视，那人正好被分割成两半。他调整视线，主要是轻微调整脖子位置，那根漆成黑色的方形铁栅栏就在那人身上随意切割，遮挡住他的脑袋或一条腿，这让他趴在垃圾桶里翻捡的姿势有些滑稽，但他知道那无非是自己制造的某种移动效果。

那人掂着脚，趴在垃圾桶上，躯干长时间没怎么移动，只是两只手在那里扒拉着。那人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走了。等那人走开，消失了一段时间后，他还在看着那个黑色垃圾桶的方向，他懒得移动视线。这个垃圾桶在对门邻居家的院子边的公共绿化带枯萎的草地上，竖在那里，在一株还没落叶的杨梅树下。

钓鱼

一个北方老头，没人知道他在长江的那条小支流钓起过最大的一条鱼。有多大？没人知道。他们在老家是一个种地农民，也许他祖上是山东人，职业渔民，或者衙役之类。他自己也弄不灵清。

我们在街上遇见，远远就看到了对方。在河边认识的钓鱼佬，从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和尚

我一般不午睡。我是一个和尚，撞钟和尚。我每个时辰，我起床去院子里的古松下撞钟报时。噹，就那么一下。我也不知道有谁听见了，方圆三五十里内没人，鸟兽也较少见到。我撞完后，我就回去床上仰躺着，黑乎乎躺着。这样离佛陀就又近了些。

稍后，我良好的纪律性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还是让我按时从床上摸爬起来，拖上拖鞋，走五步跨过门槛，左转三步，原地右转，下七道石阶，直行十四步来到古松下，我都不用睁开眼，我伸手轻推钟杵。我噹的一声响，一个无比熟悉与精确的声音震动我的脑壳，在内部形成一阵阵连绵回响，缓缓减弱消失，简直舒服得不得了。我又回去躺着。

郊狼

一头狼在郊区游荡。从这边窗户看出去，外面下着细雨。那是一头独狼，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在不远的垃圾场那边常能见到它。人们在那里设下不少捕兽夹，还是没能抓到它。大约是在去年春天，有人在附近看见一头类似狗的陌生动物出没，他说那东西一定不是狗。狗不会有那么冷的气息，两眼发射寒光，冷得让人汗毛竖起。他认为它也许是某一种狼，但无从解释它是从哪里逃来的。市区动物园离这里至少有几十公里路，要是正如他说的一头偶然越园的动物，它又如何穿过人来车往的街区、道路安全来到这里呢？而且大约在去年春天到达后，它就没有离开郊区这一带。仿佛它是特地来这里，为了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从窗户这边看出去，郊区的秋天多少有些冷清，蒙蒙细雨更像是一种飘降而不是掉落。它站在那个垃圾山堆上有一会儿了。从头的朝向看，它像是在望着那边的小树林，一部橘红色推土机正在那里工作。我有时天还没全部亮开，出门去附近的河里钓鱼，有几次看见它已经在那里，在舔

水喝。从那根快垂到地上的尾巴判断，我觉得它也应该是狼。

净化

我现在怀揣着无所聊赖的心跳去动物园。

我要去那儿释放动物们。我的任务说好听点是放生那些即使在我想起来也颇有些可怜的动物们，它们禁闭在或四四方方屋子里或狭窄的笼子里实在有些久了。它们理应回到各自原本生活的那些地方，河流里，田野上，天空中。诸如此类，我看到它们的样子大概就会知道具体是哪一种分类。这都是小事情。但他们就是不听。那些人一定要我实际走一趟，还把动物园大门的钥匙，以及禽鸟馆、犀牛馆、珍稀野生馆等等各式各样的一大串钥匙塞到我手中，并叮嘱我说，在运输途中千万别把它们弄伤啦，它们是很宝贵的，有的快要灭绝啦，啦啦啦的说个没完。最后，领头的那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亲手放到我手掌上。一把卡车钥匙。拜托了，她拍拍我肩膀，语重心长说道。就好像这一伟大的壮举非我不能完成。可是我还能说什么。我已

经跟她们解释清楚了，不是我不愿意，我自然是十分愿意的，这是一件无论从哪方面说起来都不会有错的好事情，是占据道理的正确的一方，甚至，从我个人角度认为，即便她们的这个行为有些激进，或冒失，或以自我为中心（她们难道就不能反过面，假设一下要是站在动物们的立场上，稍微思考一下，是不是也会有什么动物就喜欢待在黑乎乎的动物园里呢？）但我还是相信这件事情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我是支持的。所以我才跟她们解释，我非常乐意效劳，是愿意帮忙的。并且我说了什么，就是我做了什么，它们是一回事。我这么跟她们说。明白明白，她说，那就好，朋友，这会儿时间不早了，你快去快回罢。是啊，我说。我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我乐意效劳。我说的，就是我做的，是一回事，你们明白吗。明白明白，朋友，我们就觉得你是最适合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人选，你一看就有一副好心肠，你会得到好报的。

快去吧，她说。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这是在推诿，我也没有。但她们就是不明白。她们就是不听。她们拍拍我的肩，说去罢去罢。她们甚至还推着我的背，推到卡车前，还把车门打开，把

车发动了，让我快些去动物园。我实在不知道还要说什么。我算是知道了，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我怎么说，她们都不会听。她们就是不听。

鸟荡

然而想起来，我从没拥护过我做鸟的观点。我也没有。尽量不要有。要是它突如其来，那便认为它只是在晴朗的天气里感到残废的一种情绪罢了。叹一声气的功夫，它就会过去。

农闲

饮水，这是书桌上的一把电水壶，半封的阳台无窗。轻叹中朝唯一的北方瞭眺，却不见一座像样的高山。一条江的支流在附近不远，为了与当地风俗相匹配，在秋天主动退去大部分存水。是否，扮演足不出户成了当时诗人们

的习性？我曾记得一个仙人不是卢照邻，从山上飞下人间，伪装成卖药的郎中，偶经书院，用柳条传授写诗的技艺。他确乎有精结石的顽疾？风评并不牢靠。导致一向惯于猜忌的村妇夜思而郁。黑暗的乡村除了安静，并无大事按命理风水学推演，整个农耕文明仍在一片巨大的阴天以下发霉。人们东倒西歪，行路需靠清风推动。鸟兽就更不必提了，它们自行封闭言语，隔离人世的腐朽败气，尤其那些心力不济的书生，只会望天、叹水，恍惚，常年从衣袖处捉拿虫豸为食，实在有失清明。

右边

在（一、一首诗是否有方位，没有。二、它还没写，我正对着它，正在写。）这首暂时想象的诗右边，是一道屏幕边框稍远，桌子上有一部手机，黑着；一盒黑壳的烟：最后一支已夹在正在敲字的连根手指上；它的右边是一个钵，黑色可以理解为一个烟缸那样的容器，它附近丢着一支塑料火机，是正达牌的；旁边是一根白棕交杂的

鸟毛，不像是尾羽。在这里，它重要是因为这首诗为它而写。我曾经有过一根类似的鸟毛。我说，在一个燕雀身上，它是把控方向的那根鸟毛落在我手上，我把它没收了。——现在，这一根脱离整体的鸽子毛，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放在桌面上看，并看着。它不难看，或实际上并不好看，那无非是看法的不同。首先，一根鸟毛是看不完的。一根这样的鸟毛正确说是一根失去价值功能的鸟毛，它与一个鸟的分离使它成为一件静物。超脱命运控制的一根轻薄的东西但仍然保留了羽毛的形式在早晨略带凉意的微风中，它甚至有一个暗淡的影子，是它唯一能创造的事物？它完美，可被观察同时也在同样的历史中缓缓耗着。不是我的鸟毛，在它更右边，跨过屋顶，更远处是天空。

能量守恒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像一场大火
躺在客厅，大地
并不会为此动摇，石头
不会移动，
河水不会掉头，你
也不会得到净化，
有的是灰烬。

一只真正的甜筒

An Real Ice-cream Cone

傍晚，吃一会

一只甜筒。

这一只甜筒又甜又凉，配得上

拥有一个名号。

甘地的一号。

一个晴朗的上午

A Fair Morning

坐着，在客厅餐桌上。肩上没有
披挂着海带。在 pennsoud 上，我不知道，
前天我还在那封暂无回复的信里问候
她儿子 Edmund，并祝她妈万寿无疆，读过
Alice Notley 在五月去世的文章，我继续坐着。
饮些水。我每天会想起一千件事。快速
掠过它们。我每天做的事大概不到十件，吃饭，
睡，去洗衣机旁边站一会，有时拖拖
地板，看会儿蓝色圣经故事，以及吸烟雾，
大量饮水，坐着或躺在水缸里，傍晚
来临，我去准备这天的晚餐。通常那会儿，
我已经写完这天的东西，心里感到空无，
这就是我更喜欢早晨的原因。我一整天都
不会饿。我有时在这样一个天气晴朗
的上午我始终宽泛，而静止不动。考虑到我已经
是一个我这样的诗人，这并不奇怪。

一个上午，河马
A Morning, Hippo

一种哺乳动物。

一头河马，眼睛和耳朵暴露在水面上。

在一个上午。

一声清晰神秘的叹气。

湿乎乎的在水面上的一小块凸起。

河马是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濒危。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事件。

安静的一个上午，河马，并不是水中的马匹，它的两个眼睛洞和抹布似的一对耳朵露在水面上，湿乎乎的，在反射光线。

除此以外，这是一个上午。

一声潮湿的叹气声神秘而清晰，两边都是水草。

仿佛一只濒危的动物，一头河马。

一种依偎它是。

一头哺乳类的安静和好斗。除此以外，

一个上午。

电影开始了。

电梯

Elevator

比原子还细小不可再分的事物。

一片维生素片。

开花的奴隶。

周游列国造成的内伤。

怀疑香火实用性的恐怖分子的思乡病发作。

论水电的优势。

门开了

梯箱内没人

我走进去

点亮那个楼层按钮

在一部上升电梯里我迅速

想起三件事：

这只是一部电梯。

二、在上升。三、我跟着也在

上升。离黑乎乎、稀薄的封建社会

很远遥远以及恍惚。

导弹 *Missile*

对抛投的理解。

毁灭的快感。

意图扭曲。

天空空荡而杰出。

权力闪亮的泡沫在昨天。

闪亮即逝的飞物轨迹。

鸟在空中飞转，给自身打结，一个上午闷热。

一根裤带。

如何否定一根裤带。

失落的喷射。

狮子。

哈利路亚你说，阿希巴。

妈的你袅袅如雾是站哪一头的。

微积分的应用，以及税收制度完善每况。

在一通通宵精准打击过后。

难以融化的对报复的供求关系。
远处传来谁的歌声。
这是一只烟缸，只是。
少量的灰烬。
一根长长的导弹划过长长的一个上午发闷。
大天使的屁。
一个上午湿热气闷，在南方蛮地，入梅的季节。
黑乎乎的远处，在河岸边，一个马匹缰绳脱落了，葡萄树枝条茂盛。
我们。
以及他们。
年轻的天空空荡而杰出，愤怒的天空。
那个站在岸边背对着的人是谁。
对抛物线的迷恋，并且总归需要考虑到时差的存在。
翠鸟有时。
飞行的恐惧与对自由的传统想象。
重复带来疲劳。
暗示。
在一根呼啸火箭升空的上午。

埋伏在前去之国途中的路边草丛的丫鬟。

谈判扔在继续搁浅。

愉快的谈论不息。

勉强支撑起一个大框架的前提。

还有，这是。

古老的文明埋在地底下几十米深，石油也是。

从一个屋顶的斜面看过去，珍贵的石油。

习惯了也就没什么。

鸟类克服气候变幻后不再迁徙。

这是我们的底盘。

根基，

以及农作物。

直立行走后才发现抛投的一般性好处。

供给链得跟上。

地狱火，导弹的一种品牌。

此外还有。

狱火。

爱国者。

战斧。

流星。

响尾蛇（空对空）。

捕鲸叉。

民兵系列。

短尾雕。

大袋鼠。

硫磺石。

紫菀（一种什么植物？）。

山毛榉（防空）。

龙卷风。

撒旦（混乱的王）。

小牛。

铜斑蛇。

阿斯特拉。

天闪。

环礁。

射手。

蚜虫。

麻雀（散装麻雀！）。

浪漫主义在军事产品命名中的应用。

对抛物线的迷恋始终。

而一只烟缸，这是。

现在，它干净。

是一只琥珀色透明玻璃烟灰缸。

缸底丢着一个荔枝壳，在我长期使用的烟缸中它不是那只蜂鸟烟缸，也不是那只耐用的钢铁钵。它是一只标准烟缸，一种工业石英垃圾。是琥珀色的。

甘地的一号，它的名字。

易碎。

在所有烟缸中的一只它是。

在一只烟缸的上午，气候造成那种气闷感。

现在，临摹。

一只敞开的烟缸。

它大于自身的那个缺口敞开。

如何理解一只烟缸封闭在自身中（它的边界是什么，一种容器？不，不是。光线穿过它，一只被使用中的烟缸，它扭曲。）

而常温下不会爆炸。

所有烟缸中的一只它现在。

静物的冷淡。

无须修行。

已实际包含至高超世领悟的一只缸体。

因透明而没有射下阴影。

端起。

又轻轻放下。

在一只烟缸的上午，它烟缸，稳如蜂鸟，通透但不是完全没有。

它在这里。

只在。

通用而标准感强烈，一件易碎品。

著力即差。

对力量的迷恋。

昨天

Yesterday

昨天奇特。

昨天是昨天又在昨天。

我昨天也在那里。

但现在我不在那里，昨天过去了。

昨天的我。

忘了刮胡须。

在过去的一天，我整天在那里。

那是在昨天，云的移动。

但现在我不在昨天，那里，那里还是昨天。

这就是话多的好处。

屋子的墙上有很多开关。

我冲了个凉出来。

一头山羊。

昨天也是这样。

但那是上午。

上午就已经很气闷了，谋杀现场般闷热的夏天。

我一句话没说，坐在饭桌前看天。

书写东西。

或一只蚌壳。

一切都会过去如果一切都现在。

昨天是这样的它过去了。

过去的海。

过去的过去。

我不在又无处不在那里。

一个代词。

可以通向所有代词。

瓶子

Bottle

她用一只塑料瓶

接眼泪水。

每次接好后，拧好

盖子，

放进冰箱冷藏。

她经常去水库那边的凉亭休息，

在想起喝百事时。

画框

A Frame

现在，一个画框。

我。

一个画框里没有画，一个新画框。

那是一幅山水。

不远。

扛着一个画框走在山水间。

在山水间越走越远，缓缓消失。

必要的缓缓。

一个画框里没有画就像现在。

一个画框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空画框（同理，一面梳妆镜），就像现在，这是一个没有画的木头框子，那是一副山水画，是对山水的一种临摹。

放大。

那些山水不远，就在那里。

有时现在。

用木头镶嵌成的一个方形画框的边长比决定它的有效面积，如果是一幅山水，那是它的亩数。

如果没有，那它只是空着，一片荒废的空白。

一片不远的空白。

一段木料的切割比率最终决定它在镶嵌完成后可展示的面积，一幅质地良好的山水不需要太大，太远。

不远处。

一个人走在山水间。

有时越走越小，

消失。

他扛在肩上的那个画框呢。

必要的画框。

以及，有时必要的消失。

一只无头苍蝇抱着它的脑壳四处乱飞，寻找可以轰炸的大好山水。

有时，现在也很有必要。

我很高兴。

客厅的墙上有一个木头画框，空着，也不远，我有时走近，可以慢慢看着那些木头纹理，冒着烟雾，在客厅缓

缓走动。

一幅山水。

夏天来了，愉快是必要的。（考虑到现在外面正在下雨，
可以拿这个框子去接些雨水。）

一个人穿过山水来到现在。

他从不远处走来，来到我的饭桌前。

掏出一个手掌大的画框。

一只纹路错综、精美的手掌，我喜欢那些手指的长度。

仿佛从山水中脱落，一个人肩上扛着一个门窗大小的
画框来到我的客厅。

放下后，他走了——他不是卢照邻，

身上冒着一股传统的冷气——

最好返回。

消失在山水间。

一场雨水使山水更添灵气，远处山顶有庙闪烁。

在一个空荡的画框里。

必要的空白。

顾城

Gu Cheng

我要成为太阳，我是，将是。

我知道

那里有一片海滩

一个女孩湿漉漉地

冒出水面，肩上披着

新鲜的海带

她走到海滩上

累极了

四仰八叉躺下

在她张开的嘴巴上方

那个脑袋那么大的太阳

照射着她

百威

Budweiser Beer

球场灯光逐渐昏暗下来，双方球员只得在微光中徘徊。

一把扫帚

A Besom

夏季还很漫长。在漫长的夏季，午睡是有必要的，是因为一次良好的午睡可以缩短夏季那种漫长或多或少可以随意浪费的感觉是因为宽广至一片大陆或微弱到一阵下午的风都并不算宝贵。这就是为什么在漫长而湿热的夏季总还有足球赛事在进行的原因，总有意志薄弱的和尚想要还俗，回家去舒服躺着，嗑嗑瓜子壳，是因为这些事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一把搁在阳台上的长柄扫帚。整个夏季，它就丢在那里，严格维持一种惯性，降低时间对它的剥削，以及对其它圣神事物的绝对冷漠这些足以让它在整体的崩溃到来以前长出蘑菇。

对雨的思念

Thoughts of Rain

下雨，一支从山上下来的水汇入江中。

一支山水急，它一刻不停注进奔流的江水。

雨停后，它变慢变小，也变得清澈。

这时的江上已是一支大水，浑浊而有力。

乡村黑乎乎的夜，我们听见外面又下起雨来。

伞

Umbrella

伞柄。

虎。

虎的严格以及美学。

一根伞柄粗。

硬，又滑。

一把雨伞撑开丢在地上，那根伞柄斜撑着。

四处走动的虎在雨季或淡季掉毛。

把门打开！

门是打开着的。

虎呢。

虎和一到打开着的门。

避雨的伞。

风的审查

The Review of Wind

年轻人
你们要经得起
风的审查
因为风
可以带走
你们的一切
而老年人
你们已经知道

定投。
在消防栓前发呆的灭火员。
充电的母马。
一个单位雨量每分钟。
灭火员又歉收了。
一个针尖穿过
针孔。在文档中搜索一个
抱着皮管睡觉的灭火员，一头
一直犯困的雁。
当河对岸升起篝火信号。
及时的溃败。
一场及时的雨。
与一直犯困的灭火员失之交臂。
被雨包围了，
一直充着电的马匹缓缓明亮起来。
去年像云一样的午餐。

下午诗

Afternoon Poem

这是一个现在。这是无。稍远，这是一根皮筋落在沙发上。雨在下，掉进坑里的妹妹用轻功摆脱后箭一般跑回家。

我在写信。这就是。也许一个衙役需要，他已连续等了两个月每天。他需要勘误的地方不多。坐在门槛上犯困，模拟科举，大街上，一头单峰骆驼鼻孔喷着烟雾走过。那根裤带还不够结实。有少量蝠鲼游荡在空气中，而龙虚弱，潮湿，严重挂在树杈上，总归是年景不对。他叹了口气。足足有两里路那么长，稍后，起身去街对面茶馆小便。人类在有限而脆弱的生命里反复怀疑其目的，

及意义。后来就进入了资本主义过剩时期。
他们打造一部蓝色星舰，偶尔在大熊星座找到
另一群他们。他们告诉了他们实际的情况。
这一切要从一种细菌说起。有一天，在一条
机耕路的尽头，走来一头猪……

杰克的两条裤子

Jack's Two Pairs of Trousers

穿两条裤子的杰克。

裤边。

庙与裤子。

一面挂在树杈上的旗。

在派拉砵头溪滩上洗衣裳的裴的迷信。

裤子与离题。

裤子贸易。

活泼的拉链。

裤。

异形大举入侵。

奥马尔

· 穆阿迈尔·卡扎菲

的异装癖

和他的畅销小说集（写的啥？）。

一条裤子的弹性与产品力。

兔子杰克。

傍晚，去田畈上割两篮头兔草。

他用两根类似脚的东西走路。

并且裤管卷得高高的。

所有裤子中的两条裤子它们是。

杰克的裤悔。

饮水。

射偏的进球又被裁判吹掉了。

或一根树杈自身，那种游移式的沉思无须借助物的支撑实在是一种孽缘，

就一条裤子来说。

不，是杰克发霉而失去布匹韧性的两条寥糟短裤。

淡季（我在等槐树快些整理完他的作品集，在每一个最近下午。我的画框写完了。这可以是一个题跋。在一个黑乎乎的先鋒派的下午）是这样的。

就一条裤子来说。

东京。

淌过水，上了岸，

杰克脱下裤子，升起一小堆野火。

由此可见他的烦宇宙（包括政治）倾向尤其明显。

裤子的昨天。

两条裤子又是一天。

扑

Dive

秋天。

炸号后，卢照邻收了一会官，

骑上马匹，

独自还乡去了。

一个伪劣的先知

A Pseudoprophet of the Evening

又是一个傍晚，

17:21 分。

先知听从 神的命令对他的一个朋友说，
打我一下！

朋友就揍了他一顿。

就这样，在回家路上，他们

因为遵从了 神的命令没被狮子咬死。

神得知此事，非常恼火。

核对

Check

每天在每天的每一天的每天，同一片空白，同样一张纸，但这是第 174（页，片，首，亩）？诗最好不要超过一页。不要在任何价值观里滞留（过久）秋哥说。我真的喜欢这个病句。而不要划燃尼姑的那一根火柴：对于我，它仍是一个谜语。我 46 岁了。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谁？有一回，我问张临。他说，张临啊，你又是哪位？很好。我说，我是你爹。让我们散步去。傍晚，我们在河对岸观看那群觅食的鹭鹭，在浅水处，是饿，让人变得聪明。动物不是。支配它们的是黑暗和恐惧。嗯，我们还是回家吧。

玩扑克的下午

An Afternoon of Playing Poker

把雨伞收进储物柜，那种蓝色
你在别的物品上还没见过，即便在雨季，
一直潮湿的东西也不多。
一个玩扑克的下午，也做点别的事，有时，
你来到阳台，调整那几个花盆的位置。

你们或你，我们，我，她，以及他们和它，以及这些那些。

*You or You Only, We, I, She, and They and It,
and This and That*

她。

你们或我们，或你们和我们，我呢。

你们或你，或你们和还是你们，那么她在哪儿。

你们或我，这些与那些，无非你们或我。

位置上，无非这些或那些。

你们或它们呢，在玩扑克的一个下午。

有时是你们与我们。

而我们。关于我们什么？

哪些是我们，以及无非它们简单的一部分。

同理，哪些是真正的你们，而不在我们中间。

而它们在我们中间，明确知道我们
并不是它们的一部分。而我们
一直是我们。我们，
总是关于我们。
一直是。
你们不是。你们稍远，但不可否定。
我们（或我）也是。只是我们
来得更紧，有组织的温暖与残酷，与离散。
而我，一张方片三，所剩无几，
在一个玩牌的下午我们
劈来冲去，昏厥，有时当我们
重新返回我们，我并不在那里。
而另一方面，总是关于她。
她和你们。
而不是我们和她。
是因为我们是对她的坚决否定。
她对自身的否定也永远不会太迟。
她的期望值实际为负。而在别的情况下，
通常只剩下它们这些：我们，

包括零零碎碎你们。

以及我，

实际并不在那里。

其次他们。

有些是他们。

你们当然也是。但他们先天具有统治你们的优势，等级次序从未改变。

但你们痛苦的实际原因不是这些

那些分类。他们并不准对你们。

他们和你们，兰花和降落伞，河流和思想，扑克和一些随机狂躁因素。

以及他们还远没到投降的时候，这时，

大部分你们只是躲在灌木丛里

等待他们路过。在一个玩扑克的下午，

这类经验毫无价值。尤其你们和你，

兰花和降落伞，河流和思想，

尼姑和一座从山顶缓缓升起的寺庙。

但他们还是他们，无须怀疑

与否定，尽管他们不是王已经很久了。

你们呢。

你们，或单独只是你，在所有你们中的你，

关于你，首先是位置，而不是谁是你。

你是它们，或它。当它们乌央乌央出现，

你举起它们，就像扛起一个架子，

坚决朝我们走来。但我们对你，

以及你们举着的东西的恐吓永远

不会停止。我们在那里等了很久，

不管你，你们还是谁路过，

我们认为你们只是它们的一部分。

并且有理由相信，你们与我们

实际无关。我们望着天空，在那里空等。

只有这样，你们，或单独一个你才会

真正感到恐惧。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

是一种就连虚空也对我们胆怯的临时情况。

关于我们，你们知道的不多。尽管难，

但是我们在实际否定你，以及你们

稀薄的未来。

以及他们和它。

它们，或多或少包括它，从我们的视角看过去，
并没有看到我们埋没在那里。

因此我们，以及关于我们是什么，

我们一直倒扣在桌上。他们不可能发现

真正的我们并不在它们中间，

我们不是它们的一部分，或它。

是他们和它，但首先，它得

包含他们，必要时，也会有少量我们。

情况是动态的，在摊牌以前，

我们望着空荡的天空越来越年轻，

也许消极，但那正是它们在那里的原因。

应该庆幸，我们不在那里。

距离

Distance

一个窗户。

不说它是窗户，

说它是一株树木。

有什么好处？

两点之间距离最短。

有什么好处。

工具

An Implement

削一件工具。

挖完后，用同一件工具把坑填上。

只是这样永远没法把这一件工具埋进坑里。

一件动作很少的工具。

通常是一件构造简洁的原始静物，比如棍子。

生活

*Life Is Life, But Where Are My Mind And My
Mama ?*

在一个学会如何生活的下午。

一个原始直立人，举起它那两根最新鲜的
手臂，让躯体牢牢抓挂在树杈上。

毛绒绒的嘴巴长得大大的。

雨水

It's Raining Again.

我把碗里剩下的四个隔夜李子吃掉，
来阳台上坐着，
看看雨。
它会下多久。我打算
完整看完这片乌云带来的雨水。
这是我暂时的打算。

加粗

To Bold

加粗后，他终于有了一种
想要放弃的感觉。

To Tap Ashes

She sucked out a huge stretch of cigarette ash
And phoned me, ordering me
To carry my ashtray over to her.
Is there exactly only two raindrops in Afghanistan,
No ashtrays?
Just then, my iPhone' s dead.

《卸烟灰》

她吸出巨长的一段烟灰，
电话我，让我
端一只烟缸过去给她。
难道阿富汗只有且仅只有两个雨滴，
没有烟缸吗。
恰好这时，手机也没电量了。

鸡

Chook

傍晚，

鸡的视力显著下降，很容易错过地上的食物。

鸡思维层次低，社会感薄弱，

在傍晚。

鸡蛋

Egg

有时下雨。或天空阴着，没下。

有时仿佛蛋生。

这是一个混沌而清晰的世界，有音乐和频率。

奶牛

Cow

拖鞋播放。

晾衣杆上，一排水滴干燥。

猪油渣缓缓升起。

你抱着大理石，

从门前经过。

我已无法看透你奶牛般的眼睛。

犀牛

Rhinoceros

犀牛吊墜。

跋

Postscript

咖啡

现在，我在咖啡，一个早晨，有雨。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和农妇的后代。这不影响

现在我喝着咖啡，在一个

下雨的清晨，05:32 分。

先知

我没有发现我是一个

先知的迹象，

难道他们绝迹了。要承认这一点，

并不容易。所有颜色都是蓝色。

一个

有时一个。

有时还少些。

拖着一根长长的棍子。

一片海。

过去的海。

香蕉

接一碗雨

用它来作什么？

做一些意义薄弱的事在世上，完成

超量的动作冗余。

偶尔，也想想

卢照邻晦暗而漫长的日子。

看见一只失群雁，他便悲愤得撕碎长衫，

往脑壳上涂抹泥灰，
大白天躺在自掘的坑里思过，
嘴里不断吐着传统的泡沫。

《失群雁》译

[唐] 卢照邻

秋天，北方下雪，我单鸟飞去南方。
我有时想投江算球，却也想在庙堂附近徘徊。
朝廷华丽而宽阔，一群鹓鹭鸟已列好队。
上完朝，它们又回中原大地上找点吃食。
山吏带着弓来捉我，尽管虚发，却掉了我一身毛。
光翅没法飞行啊，难道您还不明白我的苦衷。
也只有庄子懂我，妈的就连凤凰也贪恋我的美。
我惆怅，纷乱，悲不自己，我痛苦无边。
听说有些杂鸟私下搞帮派，莫非它们能比鹤更靠近皇帝？
在蓝天大海间，本应该欢快蹦跹，我却独自拨弄琵琶。
是啊，就算赐我官职，我对朝廷又有什么鸟用呢？

即便您在池边玩弄倒影，也勿忘我这只断翅鸟。

凉凉的士大夫

凉通常指一种肢体感受。

树荫下，

蚂蚁们爬去爬来，仿佛在用脑壳上

那两根天线勘探宝器。

握着一副没有把握的顺子

全黑，黑得发闷。

比天还大。大得连

收都收不回来。

立起来，

也比天高。但在夏天，

它只是四仰八叉

敞开着。

黑人

夏天，树荫下，
我坐在那儿饮水也乘凉。
一个黑人（泛指）走过来
轻声说，你服不服。
服，我连忙说。
一口气说了三个。

游泳

我相信人
天生会游泳
在羊水中
荡漾长大
呛上几口水
就能找回这种记忆
后来一个人
学会走路

可以在水上行走
在大气中飞
也是这个道理
道理
不会改变

应景的猪火
此处，完。

張 羞

1979 年 12 月 3 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瀑布》(1~6)

《在沒有鳥以前》

《鯉鳥的俯沖》

《堤岸》

《鄉紳的經驗》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斷路器》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下雪與舊社會》

《坍縮》

《扭曲的意圖》

《山水畫框》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礮頭》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